

老歌何以百听不厌

□姚 帅



大洪涝灾害、2013年雅安地震,再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这首歌传递出的人文关怀与精神慰藉,给予大众太多勇气、希望与美好期许。1990年,《亚洲雄风》伴随体育盛会风靡全国,开阔舒展的曲调,映照出那个年代锐意进取、开放探索的社会精神面貌。香港、澳门回归之际,《东方之珠》《七子之歌》传遍千家万户。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以温润抒情的表达方式,让亿万听众感受到“地球村”的和谐意蕴。

它们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少年壮志不言愁》中“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礼赞人民警察恪尽职守的使命担当;《弯弯的月亮》以夜空、流水、小船等意象入词,词曲浑然交融,娓娓道出游子挥之不去的故土乡愁;《从头再来》中“心若在,梦就在”的呐喊,为社会转型期遭遇人生波折的普通人注入精神力量;《真的好想你》细腻刻画城市化进程中大众情感世界的嬗变;《同桌的你》叩开集体青春记忆的大门,唤起人们对校园岁月的温情回望……它们无不是创作者个体生命与时代精神深度交融的结晶,为漫长人生的跋涉之路注入感动与勇气。

它们承载着音乐人演唱风格、技法与音乐语言设计的多维革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掀起思想解放浪潮,大众审美发生转变,既往传统抒情音乐范式迎来突破,催生“西北风”与内地摇滚的兴起。《一无所有》《信天游》融合民族气韵与流行表达,契合这一时期全新的审美追求。步入90年代,饱含叙事温度的民谣蓬勃兴起,《同桌的你》《小芳》成为代表性范本。与此同时,抒情曲风持续走红,《轻轻地告诉你》《月亮船》尽显温婉恬美的独特魅力。此后,《青藏高原》《阿姐鼓》《青花瓷》等佳作推动中国流行音乐向着民族化、高雅化、国际化方向探索。纵观这一发展脉络,国内流行演唱风格始终植根本土文化,并吸纳外来音乐文化风格,在交融互鉴中持续健康成长。

演唱风格的多元呈现,离不开与之适配的演唱技法的支撑,这也是流行音乐塑造艺术质感、丰富情感表达的关键。流行唱法注重个性化诠释,涵盖发声、咬字、行腔等多个维度。80年代流行演唱以单一“真声”为主,技法相对质朴,此后演唱手法日新丰富。不少歌手凭借独有的演唱技法塑造鲜明的个人风格:田震以“哑声”唱法赋予歌曲《执着》沧桑质感;《祝你平安》首段演唱中,孙悦以“轻声”技术营造温暖氛围;刘欢独有的“鼻音”润腔,塑造出雄浑舒展的高音特色。这些差异化演唱处理,极大增强了流行音乐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

在音乐语言设计上,创作者积极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探索,从民间曲调、民族器乐与古典文化当中汲取养分,将传统元素融入流行音乐中,探索民歌流行化、古典意蕴通俗化等创作路径,孕育出独树一帜的“中国风”音乐。80年代“西北风”把陕北民歌与摇滚元素相结合,风靡全国;其后,《弯弯的月亮》《好汉歌》《天堂》等作品,将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创作手法深度融合。在歌词层面,创作者同样汲取古典文化养分。《涛声依旧》化用《枫桥夜泊》的诗意,将古典意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表达,古雅而动人。

当下,新媒体与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既丰富了流行音乐的创作样态,也全面拓宽了传播渠道。流媒体平台成为主要传播渠道,网络歌曲凭借低成本传播、快速流量转化等优势占据市场,一些快节奏电子乐、“洗脑”式旋律广受追捧。在“流量至上”的背景下,创作同质化、内容空洞化等行业问题日益突出,音乐作品情感单薄、缺乏深度,仅靠“洗脑”旋律短暂走红,但热度一过便迅速沉寂。

流量可以制造“热度”,但不应失去音乐的“温度”。那些镌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音乐,留下的从来不止旋律与歌词,它们是时代淬炼出的精神印记,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情怀。从人们百听不厌的那些老歌中,我们不难发现,真正能够被广为传唱的音乐,既要呼应时代发展,又要贴近普通人的真实情感。只有把创作视角对准现实生活,唱出大众的真实心声,作品才能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北京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

前沿现场

近日,“远望——铁扬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系统呈现铁扬先生自1956年赵州故乡写生油画以来,七十余载从艺路上的艺术求索,为我们走进铁扬的艺术世界提供了一把钥匙。

扎根冀中平原与太行山野。铁扬先生是新中国培养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他长久扎根冀中平原与太行山野,土地与人民是他不变的创作根基。他把自己形容为“劳动者”或“手艺人”。

他在文章《我与绘画——生活·艺术·形式》中谈到,“假若一位画家要在你所处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那么首先应该在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一生都是如此践行的。这种扎根,不是浮光掠影的采风,而是长久的甚至带有“占有欲”的投入。他把这称为“占有题材”。创作题材必须到自己民族的生存状态中去发现,那便是生活。他的“玉米地”系列从2003年画到2024年,“赵州梨花”题材从2005年画到2026年,太行山则从1961年的写生到2026年的《又见太行》——这种跨越数十年的反复回望与持续深入,本身就是生活之根在持续生长的证明。

占据生活,并将生活转化为美。时间回到1994年,铁扬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首次个展之际,孙克先生的文章《“为有源头活水来”——在铁扬笔下》写道:“我被铁扬对美的一贯的、顽强的追求精神所感动。”这句话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是艺术家对自然美和生活美的发现,另一方面则是将这种美以美的形式和美的语言呈现出来。这两个方面恰好指向铁扬艺术语言形成的两个关键:占据生活,并将生活转化为美。

铁扬先生在《我与绘画——生活·艺术·形式》中,通过生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文艺创作的理论问题。比如,有次他为了表现玉米地的下河者,请了模特来写生,但怎么也画不出来,因为模特不是在“下河”,而是在“表演下河”——举手投足都是“计较”,而不是真实的生活。而他真正想画的,是当年他在拒马河边偷偷看到的那些女孩下河前从玉米地里闪过的瞬间,是健美靓丽的肌肤和碧绿的玉米秸秆交织的某个瞬间——那

电影《神探之痕迹》

痕迹从不说谎

□高小立

陈思诚告别“唐探”系列的强悬念与高反转,将镜头从密室诡计转向放大镜下的残缺物证,电影《神探之痕迹》完成了一次从“爽”到“真”的叙事转型。影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植为原型,横跨1971年至2016年的四起真实大案,讲述了一个不同于“天才福尔摩斯”的神探故事。影片中神探的“神”,不在于灵光乍现的推理天赋,而在于对一枚咬痕、一片指甲、一堆碎片成千上万次的耐心取样、细心论证与破案决心。该片将真实人物缜密的工作日常与刑侦破案的固有类型做到了很好的缝合。

祛魅之真:显微镜前的沉默背影。影片最鲜明的叙事姿态是主动剥离了刑侦题材中流行的天才叙事。崔寻的出场并非伴随着机智的对白和敏锐的直觉,而是俯身于显微镜前的沉默背影。饰演崔寻的张译曾在创作谈中写到,这个角色的动作大多是在现场取证后,在显微镜前,一个人,坐着。正是这种近乎笨拙的“坐功”,构成了影片对“神探”一词的祛魅,现实中的办案,靠的就是细心、耐心与决心,是在大海捞针般的重复中咬定青山不放松。

这种祛魅并非消解英雄,而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塑英雄的质地。原型崔道植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检验鉴定超7000件痕迹物证,无一差错。为研究枪弹痕迹规律,他曾用一支枪连续试射3000发子弹,对弹头上的细微变化进行比对分析,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将职业活成生命本身的人。

叙事之奇:四案四痕,时代为轴。祛魅之后,影片的“奇”不在于案件的离奇曲折,而在于案件背后刑侦技术的进化轨迹。四起案件横跨近半个世纪。不同的时代背景,造就截然不同的办案质感。

1971年冰城色魔案中,DNA鉴定技术尚未应用于刑事案件侦破,现场证据链又全是间接的。崔寻把关注点放在了受害者脸上的齿痕,反复比对嫌疑人的牙模,



赵州梨花(油画,2023年) 铁 扬 作

才是生活的真实,是生活经过艺术家心灵过滤之后获得的形式力量。

这也形象地说明了艺术创作中一个虽直白却深刻的道理,对生活的把握不等于对生活的复制。铁扬明确说,形式是艺术家潜心经营的一种语言的“联合体”,是艺术家的自我抒发,并旗帜鲜明地反对直接对对象本身进行描摹写照。他引述一位奥地利画家的话:“必须不顾物体本身的面貌去服从联合体的整体性。”

此外,他还在该文中通过川剧“靠旗当树”的分析来阐明形式语言与生活的关系——舞台上的靠旗绑在椅背上就是一棵树,这不是对真实的一棵树的照搬,而是艺术家从生活出发、提炼出来的属于舞台的形式语言。

成熟的艺术家,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联合体”形式,而这也正是在不断增加与删减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联合体”的迭代创新。铁扬的“联合体”不是封闭

评论家所言,他的散文“仿佛总是在讲生活里的艺术,艺术里的生活”,自觉让二者融为一体。从艺术与生活的迭代维度看,铁扬艺术“联合体”的每一次更新,都不是脱离生活的凭空创造,而是基于对生活新的把握。为此,他不断回到太行山,回到冀中平原的庄稼地和热炕,在写生中锤炼形式,形成“铁扬风格的联合体”。

此次展览以“远望”“步履”“归心”“独白”四个单元系统梳理其艺术历程,我们看到,从早期油画到晚年水墨,从写实到色块线条的自由构成,铁扬的形式在变,但对生活的把握始终如一。“远望”逐渐缩小了他曾经现实,却充满了更加超脱的精神意象——而精神意象的源头,仍然在生活之中。铁扬的艺术历程告诉我们:生活是根,形式是枝。根扎得越深,枝展得越远,而对生活把握得越透彻,艺术语言的“联合体”就越有迭代创新的底气。

(作者系《美术》杂志编辑部主任)



昔日并肩前行的战友,终究在时代浪潮中走向殊途。凡经过必留下痕迹,这句话从刑侦技术层面延伸至人生层面——认真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人生足迹,或许才是“痕迹”留给观众最深沉的启示。

不少观众认为,该片的克制恰恰是最清醒的选择,中国刑侦的底色,从来不是天才的灵光,而是匠人的深耕笃行。当大多数刑侦悬疑片以“谁是凶手”的悬念驱动叙事时,《神探之痕迹》选择了“凶手前置、悬念后置”的策略,把看点从推理的快感转向了物证鉴定的过程本身。

在刑侦类类型片日益倚重高科技打造视觉奇观、偏爱塑造天才主角人设的当下,《神探之痕迹》反其道而行之,影片借崔寻在显微镜前漫长的沉默提醒我们:真正的神探,从来不是天赋异禀的传奇,而是愿意用一倾倾听物证发声的人。叙事或许略显笨拙、节奏舒缓,却由此生出一质朴的力量,一如它所塑造的崔寻本人。

(作者系中国视协理论评论委员会副会长)

电视剧《不见英雄花不开》开展主创集体培训

本报讯 10月12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视听内容中心、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主办的当代军旅题材电视剧《不见英雄花不开》主创集体培训启动会在京举行。该剧由张黎执导,马骅怡、唐尧编剧,入选国家广电总局“剧美中国”精品创作计划。作为国内以“优抚”视角切入抗美援朝历史叙事的军旅作品,该剧讲述了县退役军人局编外人员王轩在参与本地志愿老兵排查工作中,意外得知爷爷王展飞曾参加抗美援朝的往事,一段尘封的峥嵘岁月由此徐徐展开。

会上,主创团队汇报了项目筹备情况及培训计划,并就创作构想、角色塑造等进行深入交流。剧中原型人物90岁高龄的抗美援朝志愿老兵曹家麟亲临现场,在庄重热烈的氛围中,举办了志愿军遗属纪念光盘和老物件赠送仪式,剧组党员代表在曹家麟老人的带领下重温入党誓词。

据悉,从今年起,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实施重点剧目开机前主创集体培训机制,旨在以重点项目为示范,打磨推出一批高质量革命军事题材影视作品。

2026 军事题材影视创作营举办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影协、江西省电影局、江西省文联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星火耀新干 光影砺军魂——2026军事题材影视创作营”在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举办。活动期间,先后举办了启动仪式暨江西影视资源推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影视创作专家研讨会、军事题材影视创作精品课程、红色文化实地采访等活动。活动兼具学术性、实践性与创新性,搭建起高水平的行业交流与孵化平台。

其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影视创作专家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长征题材影视创作的历史真实与艺术表达、叙事创新与市场突破、AI技术赋能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大家认为,要从国际化视野看待中国革命战争,挖掘长征更深层的意义,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力量。专家还建议从海量史料中寻找表现长征的新角度,实现与时代审美相契合的创新表达。

人音·海伦杯智能电吹管艺术展演将办

本报讯 近日,2026“人音·海伦杯”智能电吹管艺术展演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此次展演活动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中国乐器协会、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以“普及智能器乐、弘扬文艺新风、赋能全民美育”为核心宗旨,旨在搭建面向全国的电吹管展示、交流与学习平台,挖掘优秀演奏人才,推广原创器乐作品,助力大众艺术文化普及与行业高质量发展。

发布会公布了本届展演相关安排。全国总展演定于12月4日至7日在浙江宁波举办,由作曲家丁留念担任评委会主席兼艺术总监,评审团将由行业专家、院校教授、资深器乐演奏家共同组成。展演除专业演奏展示外,还将安排师资培训、文化研学等内容,将专业演奏、学习交流与文化体验相结合,为全国参赛选手提供展示、交流和学习的平台。